

CHI1000 大学中文 L04

姓名：陆璟梁

学号：125090449

任课老师：吕识途老师

被忽略的注视：论阿城《棋王》中的同性目光

一、前言

阿城在《棋王》的台湾版自序中提到：“我是希望，如果二十年后有人有兴趣再读，应该可以解读出更多的东西，例如小说中的同性目光。”¹同性目光即同性个体间的观察与审视，而“这种目光，是极权下最公开，同时也是最隐私的目光”²。《棋王》这篇小说自1984年出版以来，广受文学界的关注，围绕其展开的批评研究数不胜数。然笔者梳理现有研究发现，正式的学界批评多集中于文本主题思想的诠释，对文本中角色行为所体现的儒道哲学思想进行发掘，以及其作为寻根文学经典文本的价值讨论。却鲜有学者关注作者在文本中对同性目光特意刻画这一特点，更缺乏对这一叙事特点的系统梳理与深度阐释。基于此，本文以文本细读为核心方法，以《棋王》中的同性目光为研究对象，深入讨论《棋王》中“同性目光”这一课题。对文本中不同特点的同性目光进行归类，分析不同目光之间的差异性与功能性，进而考究作者突显同性目光的深层创作意图。

二、《棋王》中两种不同特点的同性目光的归类与浅析

阿城于曾提出其作品中常见的四类同性目光“崇拜权力的，暗祷的，解脱的，还有情色暧昧的等等。”³结合《棋王》的叙述方式和文本细节，笔者归纳出两种较为显性的同性目光：“崇拜”的目光和“暗祷”的目光。

（一）“崇拜”：作为显性认同的同性凝视

总体而言，小说中的“崇拜”目光分为两种，一是对“技”的崇拜，二是对“权”的崇拜。

对“技”的崇拜，在文本中特指对“棋技”的崇拜，文本通过多处细节描写，刻画了几位人物间因“棋技”而产生的崇拜目光。

¹ 阿城：《棋王 树王 孩子王》，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79页。

² 同前注，第179页。

³ 同前注，第179页。

其一是王一生对捡烂纸的老人的崇拜目光。在王一生的自述中，当老人对王一生视若珍宝的棋谱进行评述时，王一生“心想遇上高人”“一听，真的不凡”⁴的心理活动，体现其开始对老人产生浓厚的兴趣；而在被老人的棋艺彻底折服之后，他拿到老人“棋谱”便“赶紧回到家里”的行为细节，更直观地体现出其对这份“棋谱”的期待，背后暗含的正是王一生对老人棋艺的崇拜。

其二是其他人物对王一生的崇拜目光。作为《棋王》中的核心人物，小说用了大量篇幅记述了两个核心事件，突出王一生棋艺的高超。在下乡插队期间，王一生与脚卵斗棋的段落中，作者通过知青们的反应实现了对“崇拜”目光的生动刻画：脚卵直接称赞“蛮好，蛮好，你的棋蛮好”，围观的知青们“高兴得松动起来”“盯住王一生看”。而后续脚卵主动请众人吃巧克力、麦乳精、酱油膏等行为，正是出于对王一生棋艺的崇拜与认可，才会表现出如此主动示好的友善举动。

第二个核心事件，也就是小说的高潮段落——九局连环的车轮大战。作者写王一生以一敌众的，以近乎孤傲和悲壮的姿态，战胜了包括棋赛冠军在内的多位棋手。王一生以自身强大的实力和不屈的精神信念，折服了所有对手，赢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崇敬。作者详细描写了作为赛区冠军、世家后人的老者，面对王一生这个晚辈时的细节动作：“立定”“双手合在腹前摩挲了一下”，其言辞中“有幸与你接手”“愿与你做个忘年之交”“给老朽一点面子”等表述，体现出老者对王一生棋艺的崇拜。

第二种崇拜的目光是对权力的崇拜。这种目光主要集中在王一生和其他知青对脚卵的注视中。脚卵是文本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他虽然同为下乡的知青，却有着深厚的家庭底蕴，与“我”和王一生贫寒的家庭背景形成鲜明的对照。文中对脚卵的外貌描写——“衣服总要穿得整整齐齐”、“纤尘不染，衣冠楚楚”，其言行举止间的绅士风度，以及他拥有酱油膏、醋精、巧克力等在乡村极为稀缺的物品，都为其塑造了一个阶层特殊的富家子弟形象。

在王一生与脚卵初次见面的段落中，作者通过一系列细节描写，含蓄地体现王一生面对脚卵时，那份夹杂着恭敬和近乎不安的特殊心理状态：握手时“糊涂了一下”“仰着脖子”“尴尬地笑”等诸多细节，鲜明地表现出他的紧张和不安。这份不安，本质上是阶层地位悬殊所带来的不安。王一生出身贫苦的，坎坷的人生经历让他骨子里带着一份自卑。而这份自卑在初遇脚卵时全然显现，故王一生对待脚卵的目光天然地带上了一层崇敬的底色。在这份目光下，脚卵的形象被不自觉地美化，故此即便脚卵在讲述自己曾经的经历时带着明显的炫耀意味，王一生仍由衷地说“倪斌是个好人”。

而文本中其他人物对脚卵权力的崇拜集中体现在他为王一生谋求棋赛名额的片段中。脚卵利用家境的优势，承诺赠予书记名画和象棋，为王一生换取参加比赛的机会。众人在听闻此事之后，纷纷“称赞脚卵路道粗”，这里的“路道粗”颇有深意：王一生等人在错过报名后通过正常的方式已经无

⁴阿城：《棋王 树王 孩子王》，第14页。下引小说内容均据此书，不再作注。

法参赛，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而脚卵却凭借着自己的家庭资源，为王一生打通了路径。众人对其“道路粗”的称赞实质上是对脚卵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的崇拜之情。

（二）“暗祷”：作为情感投射的隐性目光

“暗祷”的内涵极为丰富，其中既包含同情与期许的意味，更暗含着一种投射的目的：即主体将自我情感与精神诉求寄托于客体之上，通过对客体的“暗祷”，获得心理的慰藉。这类目光集中体现在叙述者“我”看向王一生的注视之中。

作者完整地记述了“我”与王一生相识到熟悉的全过程，通过多处细节描写将“我”对王一生这份特殊目光展现得淋漓尽致。两人最初谈论家庭情况时，“我”对他的言语还带有几分不耐烦，而在旅途的过程中“慢慢我发觉我和王一生之间，既开始有互相的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又有各自的疑问”。此处作者用“信任”与“同情”两个关键词，点明“我”与王一生的关系开始拉近，“我”看向他的目光也从最初的陌生逐渐转向好奇。

紧接着作者用大段篇幅，以“我”的第一视角，极其精细地描写了王一生吃饭的全过程。一个人如此仔细地观察另一个人吃饭的行为，本身就具有极强的特殊性，作者此处刻意的描写，本质是为了凸显“我”对王一生的深度审视，而这份审视带着明确的评价性。从原文中“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我在火车上一直看他下棋，发现他同样是精细的，但就有气度得多。”等表述可以发现“我”在审视过程中，在对他的行为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反映的是“我”对王一生目光的转变：从好奇探究到开始认可。而对客体的认可，是主体将自身情感与精神诉求投射于客体的前提。

随着故事的推进，作者不断地书写“我”与王一生逐渐亲近的过程：在火车上“我”聆听王一生的人生经历，对他的价值观、处世态度有了更深的了解。两人谈论对“吃”的看法时，“我”听完他的表述后“想笑但没有笑出来，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为了打消这种异样的感触”这里的“异样感触”，正是“我”的感悟。“我”真切地理解了到了王一生言语中那份豁达而清醒的生活法。此时“我”看向王一生的目光不仅仅是含有好奇与认可，更多出了一分敬佩，一分发自内心的向往。

而“我”对王一生“暗祷”的目光最为直接、最集中的体现是在王一生以一敌九的情节。在比赛的过程中，“我”的行为和心理都呈现出极强的特殊性。其中的“我”的两个行为细节明显已经超出了普通友谊的情感边界。第一处是“我”的心理描写，文中写道“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甚至联想到项羽、刘邦的楚汉之争。这一反应细读之下极具特殊性：若只是普通好友参赛，正常的反应应该像脚卵一般，更多地关注棋局走向，为好友加油。可“我”的反应未免太过紧张，将一场棋局的对弈联想到生死相搏的战争厮杀。

第二处是“我”取出王一生母亲做的棋子“攥”在手中这一细节。棋子是王一生母亲给予他的礼物，更是他的精神支柱，却于“我”而言并无直接关联，可“我”却将其紧紧“攥”在手中，仿佛这副棋子也能为“我”带来精神支撑。作者通过这两处细节描写，清晰地凸显“我”对王一生的情感已

经超越普通的友谊，“我”在王一生的身上寄托了某种特殊的精神期许，某种“不能输”的信念。此时“我”看向王一生的目光正是一种“暗祷”的目光：暗中祷告、期许、渴望王一生的胜利。

三、同性目光含义的深层解读

同性目光的描写本质上属于侧面描写，其最基础的功能便是通过他人的视角，从侧面刻画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立体。然而笔者认为，从“崇拜”和“暗祷”两种同性目光的书写中能够窥见《棋王》这篇小说的两大核心创作特质。

（一）同性目光与“无主题”的创作理念

文章中“崇拜”的目光侧面突出了王一生棋艺的高超，脚卵家庭背景的殷实。而“崇拜”这种态度在小说中非常常见。按照常规小说的解读逻辑，对技艺的崇拜更多被归为正面的情感态度，是对他人实力的敬佩与认可，常用于侧面烘托被崇拜者的能力；而对权力的崇拜则往往会被贴上虚伪、奉承的负面标签，在小说的叙事中常用于讽刺人物的卑劣品性。但笔者认为，在《棋王》中作者对这两种目光的书写并无正负面的态度倾向，只是对人物真实心理状态坦然、客观的呈现，并不具备指向小说主题的目的性。

例如文中王一生对脚卵权力的崇拜与脚卵对王一生棋艺的崇拜在叙事中并无本质区别。在双方的眼中，自己所崇拜的特质都是自己所欠缺的。无论是对“权”的崇拜还是对“技”的崇拜，都是直接的、朴素的、纯粹的，并非为了从对方身上获取实际利益，只是同性个体之间对不同个体特性的一种审视。这正反映出阿城小说创作的核心特质：即他所说的“多次地写一个故事，事后观察有甚么变化”只关注故事与人物状态的客观呈现，而不刻意去灌输小说的主题思想，留给读者诠释小说主题的空间。

这一创作理念在阿城公开访谈中有着明确的印证。在与施叔青的对谈中，被问及希望在小说中表达什么时，阿城直言：

“表达我的状态，把我的状态表达出来。主题是很枯燥的。状态相对于语言来说是非逻辑性的。语言是逻辑的。假如我们有主题，已经把它们理清楚了，理清楚本身已经是逻辑，这个逻辑就变成非常简单，没法再用更简单的语言逻辑去表达它，这个小说不是就干枯得不成样子？”⁵

而在《棋王》日文版的序中，阿城再次提到“主题亦是我不看重的”“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有‘意’，行之以‘象’，达到‘意象’。”⁶李陀曾在评价阿城的创作时直言，阿城打破了中国当代文

⁵ 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2期，第48-49页。

⁶ 阿城：《棋王 树王 孩子王》，第177页。

学长期以来“主题先行”的创作问题，以对日常状态的客观呈现，为读者留下了极为广阔的阐释空间。这都再次印证了，《棋王》中对各类目光的刻画，本质上是对人物真实状态的客观呈现，并非有意地去暗示某一特定的主题思想。

（二）同性目光与主客双重世界的构建

作者对“我”对王一生的“暗祷”的目光的集中刻画同样别有深意。阿城在访谈中曾明确提到“《棋王》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我’就是一个主观世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小说结尾的时候我想这两个世界都完成了”⁷。笔者认为，“我”对于王一生的这种特殊的眼光可以从“两个世界”的创作逻辑中得到解读。

“我”作为主观世界的载体，生于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迫于生存的压力下乡插队，参加劳作。从文本中不难看出“我”是具备学识和精神追求的，然而处于下乡插队这种单一、劳累的劳作环境中，“我”感到无所适从，内心充斥着对未来的迷茫。而王一生这个客体的出现，为“我”的主观世界带来对生活不一样的理解。王一生作为小说中客体世界的载体。“我”其实并不能知晓他对待生活和理想的真实态度，或许王一生对待生活同样也有迷茫，或许他并非真的如表象一般，始终坚定地追求棋艺。但在“我”特殊的眼光下，王一生的所有行为都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在“我”的眼中，王一生将对生活的实在和坦然与对棋艺的极致追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一种“即便经历生活的磨难，也绝不会改变对理想的追求”的生命姿态。

作者正是利用“我”和王一生两位同性个体之间的目光，架起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桥梁，将“我”对于生活的期盼与精神理想寄托于王一生的身上，这让车轮大战的意义从单纯的棋艺比拼上升到“一种生活状态能否持续，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效仿”的精神维度。结合前文的铺垫，“我”早已认可了王一生的生存方式，内心深处希望这种生活观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也正因如此，“我”才会对斗棋一事如此上心，生出那份超越普通友谊的“暗祷”的目光。

棋艺比赛的胜利宣告王一生客观世界的完成；而主观世界的完成暗含在“我”最后的那段思考之中：

“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

通过与王一生的相处，“我”理解了在这个艰难的大时代环境之下，唯有关注生活本身，才能体悟和理解生活中真正的“幸”与“福”。这种感悟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我”主观世界中的不安和无所适从，填补上了内心对生活、对未来的憧憬这一空缺，最终让“我”的主观世界趋于完整与自洽。

⁷ 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第 51 页。

四、结语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到：

“注视不是眼睛，而是他人在场本身。在被注视的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的位置是可逆的，没有固定的等级秩序。”⁸

正如这段论述所揭示的，同性目光正是这种可逆的主体位置的具体体现，两个主体在相互注视中，实现了平等的对话。在《棋王》中，这份目光或许只是人物真实情感状态的直接呈现，并不具有主题层面的指向性，却为读者提供了最质朴、最直接的渠道去体悟《棋王》中各个角色的真实情感，认识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最终为读者留下丰富的释读空间。

而拉康在“镜像阶段”理论中提出：

“镜子阶段的功能就是意象功能的一个殊型。这个功能在于建立起机体与它的实在之间的关系，或者如人们所说，建立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⁹

同性目光正是这种意象功能的延伸，让主体在客体身上完成自我认知与情感投射。《棋王》中的同性的目光，同时承载了主体对客体的情感寄托与理想依附，成为搭建小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桥梁。通过梳理“我”对王一生情感态度与注视方式的变化，读者得以更深入地理解作者如何通过主客两个世界的互相参照，构建起《棋王》这个富有趣味性和思想深度的小说。

正如阿城所说的“写作和阅读的开放和自由，取决于我们内心的能力。”¹⁰《棋王》这篇小说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值得读者反复品读。而“同性目光”作为一个极具特殊性的切入点，对于读者理解小说内容、深化文本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更多读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字数：6084）

四、参考文献

阿城：《棋王 树王 孩子王》，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年

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47-53 页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

李陀：《雪崩何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

⁸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470 页。

⁹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第 92 页。

¹⁰ 阿城：《棋王 树王 孩子王》，第 179 页。